

務端菜市的人間煙火

務端信心學校 程萍

在菲律賓的日子裏，買菜於我而言，不只是果腹之需，更是觸摸市井肌理、貼近當地生活最溫柔的方式。務端有一座菜市，名叫大布安（Dabuan），便是在異鄉三餐四季裏，最踏實的煙火源頭。這裏只售新鮮蔬果，若要購置肉食，另有一處市集，喚作納裏漢（Nalihan）。

務端這座小城算不上繁華，城市建設也略顯樸素，可市場的規劃佈局卻一點也不馬虎。商貿區、農貿市場，乃至專門的水果市場，各自分區、井然有序，絲毫不見零售集市常見的雜亂擁擠。只是這般規整，也給日常購物添了幾分不便。若是做飯時臨時缺了些配菜佐料，要麼索性將就作罷，要麼便只能專程打車前往大布安。

菲律賓的三輪車（tricycle），是街頭巷尾最尋常也最便捷的交通工具，上車一律10比索，無論路程遠近。我住的地方離菜市甚遠，起初每次乘車，總因這低廉的車費心生愧疚，每每都會主動多付一些，現在想來，倒有些自作主張擾亂市價的意味。

大布安菜市並不算大，一頂寬闊的大棚之下，攤位橫豎成行、排列整齊，人群熙來攘往，人聲鼎沸，滿是熱騰騰的生活氣息。囿於平平的廚藝，我買菜幾乎從不猶豫，總是鎖定幾樣固定的蔬菜：苦瓜、白菜、西葫蘆、上海青、土豆、胡蘿蔔。紅辣椒是餐桌上必不可缺的點綴，洗淨切成圈，輕輕撒在菜品之上，便是我對菜餚色相所能付出的全部心思。這裏的蔬菜實屬精細程度，絲毫不輸國內南方的菜市，一顆土豆、一根小蔥，都不會被攤主嫌棄。菜攤的經營者有不少年輕入，用英語溝通相對順暢，彼此熟悉之後，更是無需多餘言語，挑菜、上秤、看計算器報價、拿菜離開，流程簡單又默契。我雖也曾暗自揣測，他們是否會對外國人看人定價，可轉念一想，蔬菜本就不是高利潤的商品，我每次購買的量又少，便也不再放在心上。菜市的週邊環繞著一圈水果攤，從常見的橘子、香蕉、蘋果，到熱帶盛產的榴蓮、芒果、木瓜、椰子、山竹、菠蘿蜜，還有許多我叫不上名字的釋迦、龍貢、蛇皮果，琳琅滿目，滿眼都是鮮活誘人的色彩。

榴蓮在國內深受年輕人喜愛，價格也一向不菲。這裏的榴蓮卻格外平價：品相不錯的榴蓮一般100多比索一公斤，小個頭的品種更是低至60比索。開榴蓮是個十足的技術活，

攤主叮囑我順著紋路切開，可那外殼張牙舞爪的尖刺，總讓我無從下手。頭一次自己動手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還是把榴蓮劈得亂七八糟，模樣狼狽，連帶著食欲也減了大半。勉強嘗了幾口，並不覺得可口，還因此上火，第二天牙齒酸疼無力。第二次終究還是忍不住買了個小品種，這次學了聰明，直接讓攤主幫忙完全切開，入口竟軟糯香甜，瞬間對榴蓮好感倍增，卻也不敢再多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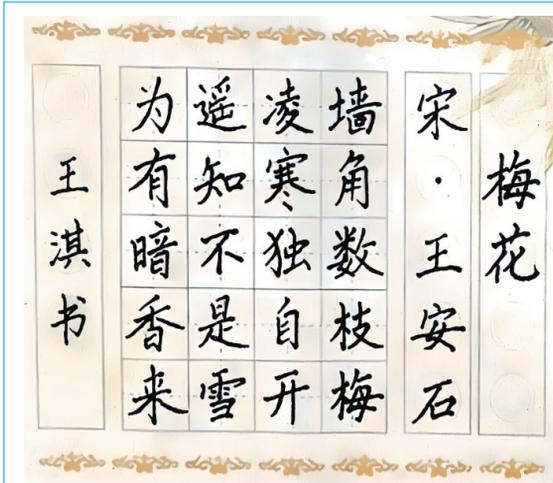
每次前往菜市，椰子攤都是我必定要駐足的地方。一個椰子30比索，若是不帶椰肉，只要20比索，折合人民幣還不到3塊錢，比買一瓶礦泉水還要划算。用新鮮椰子水燉椰子雞，湯清味甜，鮮潤動人。成堆的椰子從攤位裏一直堆到馬路邊，像一座座小山。開椰子的大多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男孩，赤裸著上身，皮膚黝黑、身材壯實，渾身都洋溢著青春的朝氣。他們動作麻利嫻熟，一刀俐落破殼，倒出清澈的椰子水，再熟練挖出白嫩的椰肉，一氣呵成。無意間注意到他們身上的中文紋身：一個男孩耳後紋著紅黑色的“希望”二字，我用英文給他解釋這些字的意思，小夥子聽完笑得爽朗開心，不停地對著我說謝謝。

從大布安菜市到肉食市場納裏漢，大約一公里的路程。肉食市場的佈局和蔬果菜市大致相似，魚蝦海鮮與各類鮮肉分區售賣，這裏多了明亮的燈光和各式用電設備，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肉腥氣，混雜著嘈雜的人聲，滿是濃烈鮮活的人間熱氣。肉攤的生意格外熱鬧，攤主們也十分熱情，只要我一走近，便會紛紛圍攏過來招攬生意，即便清楚我並不是大手筆的顧客，也依舊熱忱不減，十分友好。多見幾次，像朋友一樣，偶爾還會開玩笑。

菲律賓的菜市，已成為我在這片異國土地上，最真實也最溫暖的生活印記。日子，就在這樣每週往返菜市的腳步裏，不緊不慢地流淌著，簡單、安寧、踏實，盛滿了歲月的人間煙火。



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



硬筆書法——梅花
禮智興華中學 王洪



攝影——椰島漢服韻
三寶顏觀音學校 卿雲秋

笑容真誠 善良心生

丹龍新民中學 張飛虹

初到菲律賓，最觸動我心弦的，是當地人臉上那抹純粹得不加一絲雜質的笑容。

起初，我總以為這份笑意帶著幾分特殊原因。作為一名教師，每次在學校操場遇見學生家長，他們總會笑著和我點頭致意。那時我篤定，這笑容是源於對職業的尊重，是客氣，是禮貌，是成年人之間心照不宣的社交分寸。

直到後來，我走出校園的方寸天地，才驚覺自己的想法有多狹隘。清晨漫步街頭，迎面走來的人，哪怕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，都會停下匆匆腳步，用帶著濃濃暖意的他加祿語道一聲“早上好”，眉眼彎成好看的弧度，笑容在晨光裏舒展。那笑容，落在白髮蒼蒼的老人臉上，是歷經歲月沉

澱的溫和；綻放在蹦蹦跳跳的孩童臉上，是未經世事雕琢的天真；漾在中年大叔的眼角眉梢，是爽朗豁達的坦蕩；藏在年輕女士的梨渦裏，是明媚動人的善意。

沒有刻意的討好，沒有功利的盤算，那笑容乾淨得像未經塵染的翡翠，澄澈透亮，一眼就能望到心底。我這才明白，菲律賓人的笑容從不是社交的面具，而是發自內心的善意流露。就連孩子們對著鏡頭時，露出的那標準的八顆牙齒的笑容，那也是從小浸潤而成的善良與教養。

原來，最高級的善意，從不是刻意為之的客套，而是刻進骨子裏的真誠。一個簡單的微笑，一句親切的問候，便足以消融語言的隔閡，拉近心與心的距離。這份源於心底的善意，如同一縷暖陽，照亮了異鄉的街巷，也溫暖了每一個途經此地的旅人，讓我明白，善意從來都是跨越山海的通用語言，更讓獨在異鄉的我，心裏漫過一陣妥帖的安慰。

山河無恙，英雄歸來

僑中學院分校 許雅婷

當和平的風拂過華夏大地，當萬家燈火點亮神州夜空，我們總會想起八十年前那個黎明——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曙光，它穿透了籠罩中華的硝煙，像一把利劍劈開黑暗，照亮了千瘡百孔的土地，也照亮了中華民族重生的希望。今天，站在這面浸染過熱血的土地上，我們仰望的不僅是澄澈的天空，更是那段用生命譜寫的崢嶸歲月，耳邊仿佛仍回蕩著衝鋒的號角，交織著不屈的壯歌，每一聲都在訴說：山河記得，英雄未遠。

那時候，敵人的戰機像烏鴉般掠過城市上空，炸彈落下的瞬間，家園成了斷壁殘垣；侵略者的鐵蹄如野獸般踐踏著田野，每一步都伴隨著百姓的血淚。無數人被迫背井離鄉，把親人的牽掛鑄進破舊的行囊，把對家園的眷戀埋進顫抖的心房。可黑暗從未吞噬所有光亮，工人放下機床拿起鋼槍，農民扛起鋤頭奔赴戰場，學生暫別課堂傳遞情報，就連稚嫩的孩子，也會悄悄給遊擊隊員送一碗熱粥。沒有誰生來就是戰士，他們也不例外，可就是這樣普普通通的人，在面臨家園危難的時刻，用他們的血肉之軀織成抵禦侵略的長城；他們沒有超凡的力量，卻用赤子之心撐起民族的脊梁。不是每個人的名字都能被鐫刻在石碑上，但他們的精神早已化作奔流的江河、巍峨的群山，融進中華民族的骨血裏，永遠不會褪色。

那是一段被歷史深深鐫刻的年輪，每一圈都藏著英雄的故事。小山村的少年，把

情報緊緊揣在懷裏，像守護最珍貴的寶藏。當敵人的刺刀抵住他的胸膛，他沒有絲毫退縮，用盡最後力氣將紙條吞下。那紙條上的每一個字，都浸著他未涼的熱血，也連著戰友們的希望。斷橋邊的女兵，腹部纏著染血的繃帶，卻死死擋住日軍的去路。當子彈打光，敵人逼近時，她笑著拉開手雷的引線，讓生命在爆炸聲中綻放成最壯烈的花，用最後的力量告訴侵略者：中華兒女，絕不屈服！還有無數這樣的英雄，他們沒有高大的雕像，也沒有閃亮的勳章，只是沉默地倒下，卻像星星一樣，點亮了整個中國前行的路。

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，從來不是輕輕鬆鬆的捷報，而是用八年的血淚、千萬人的犧牲換來的榮光。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戰場上，中國人民像挺立的青松，頂著炮火、迎著風雪，用巨大的代價堅守著正義的陣地。這場勝利，不只是槍炮的停歇、硝煙的散去，更是民族的覺醒——它讓沉睡的東方古國徹底睜開雙眼，讓世界看見一個不畏強權、敢於抗爭的中國；它更是靈魂的重塑，讓中華民族在苦難中凝聚起更強大的力量，證明我們從未被打垮，只會在風雨中愈發堅韌。

今天我們再提起這段歷史，不是為了讓仇恨的種子生根，而是為了讓英雄的故事常青。我們要銘記，每一滴熱血都重如泰山，那是英雄用生命守護的信仰；我們要記得，每一聲哭喊裏都藏著倔強，那是百姓在絕境中不曾放棄的希望。和平從來不是從天而降的禮物，而是無數先烈用生命澆灌的果實。我們沒有資格把它當作理所當然，更沒有理由在安逸的生活中忘記來路。

曾經的戰火裏，孩子們躲在地窖裏，把恐懼藏進母親的懷抱，卻仍會偷偷畫一面小小的國旗；母親們在瓦礫堆裏尋找親人，哪怕只剩一件染血的衣物，也會緊緊抱在懷裏，當作最後的念想；士兵們在零下幾十度的山林裏，啃著凍硬的窩頭，卻始終把槍握得緊緊的，眼神裏滿是對勝利的渴望。是他們用肩膀扛起了黑暗，才換來了今天的光明。我們坐在明亮的教室裏讀書，筆尖流淌的是安穩的時光；我們漫步在整潔的街道上歡笑，腳下踩的是英雄用生命守護的土地。這份安寧，從來都不是輕而易舉，每一寸都浸著先輩的血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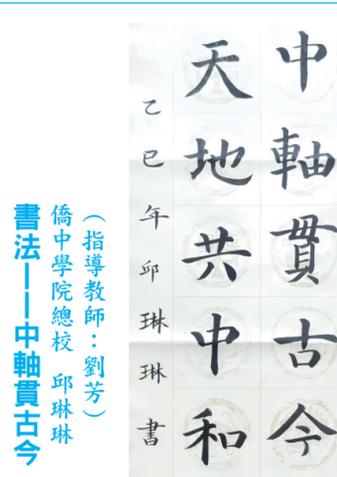
我至今記得和爸爸媽媽參觀抗戰紀念館的那個下午，陽光透過玻璃窗，卻照不暖

展廳裏沉重的氛圍。一面面斑駁的旗幟，布料上還留著彈孔和血漬，仿佛仍能看見戰士們舉著它衝鋒的模樣；一件件染血的軍裝，鈕扣已經生鏽，卻還能感受到穿著它的人，曾有過怎樣滾燙的心跳；一幅幅黑白照片裏，英雄的眼神依舊堅定，百姓的淚水依舊滾燙，把那段歷史鮮活地擺在眼前，讓人忍不住紅了眼眶。展廳的角落裏，一位穿著舊軍裝的老爺爺，站在刻滿名字的烈士牆前，緩緩舉起右手敬禮。他的手在微微顫抖，眼角的淚水順著皺紋滑落，滴在胸前的紀念章上。我不知道他曾經歷過怎樣的槍林彈雨，也不知道他的戰友們都埋在何處，但我知道，他的記憶裏，永遠有燃燒的村莊、衝鋒的號角，還有那些不能忘、也不敢忘的名字。有些人離開了，卻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中，像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指引著我們前行；有些戰爭已經結束，卻永遠不能被輕視，像一面鏡子，提醒我們和平的珍貴。時間可以帶走硝煙，可以撫平傷口，卻帶不走歷史的真相，也抹不去英雄的痕跡。我們不能像冰冷的石頭，站在過去之外漠視歷史，而是應該像一名傳火種的人，把英雄的信念、民族的責任，代代相傳下去，讓孩子們知道，今天的幸福從何而來；讓後人記得，中華民族曾經歷過怎樣的苦難，又擁有怎樣的力量。

當夕陽為烈士紀念碑鍍上金邊，當晚風拂過廣場上的五星紅旗，我忽然明白：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今天，我們紀念的只是一場戰爭的結束，更是對英雄的致敬，對和平的守護。我們無法回到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，也無法親手為英雄遞上一杯熱茶，但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：在課本上寫下對英雄的敬意；在課堂上傾聽他們的故事；在生活中珍惜每一份安穩的時光。因為我們知道，最好的紀念，是讓山河永遠無恙；最好的傳承，是讓英雄永遠歸來，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行動裏，活在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希望裏。抗戰勝利已經八十年了，山河依舊，英雄不朽。他們沒有真正離開，而是藏在這每一寸土地上，藏在我們的血脈和靈魂之中。當我們舉頭仰望五星紅旗，當我們在課本上讀到他們的名字，我們就是在接過他們手中的旗幟，把這份來之不易的勝利繼續守護下去。或許我們現在還只是學生，但未來的某一天，我們也會成為這個國家的脊梁。當風再起時，我們會站得筆直；當困難來臨時，我們也會像先輩一樣，堅定不退。因為我們知道，歷史不是故事，而是責任；和平不是終點，而是新的起點。

他們用熱血寫下了“永不屈服”，我們要用行動續寫“永遠銘記”。這是我們的承諾，也是我們的使命。

（指導教師：張雅彬）



（指導教師：劉芳）
僑中學院總校 邱琳琳
書法——中軸貫古今



繪畫——龍圖騰
蜂省大同中學 吳德馨
（指導教師：趙小玲）



剪紙——銀盤納福財神圖
密三密斯中華中學 安雪梅
（指導教師：劉雨晴）



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